



中国现代文学

许钦文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许 钦 文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常玉莹 编选

華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目 录

小 说

这一次的离故乡	3
传染病	11
老泪	20
一餐	29
大水	35
遗言	40
理想的伴侣	43
口约三章	47
疯妇	52
父亲的花园	58
小狗的厄运	61
重做一回	69
毛线袜	75

石宕	80
失恋者	84
表弟的花园	90
猴子阿三和胡大爷	96
鼻涕阿二	101
一周间	159
马长子	166
夕阳	179
犹豫	194
伏中杂记	202
鬼白	223
早晨	227
一坛酒	232
回乡时记	236
巷战中	251
神经病	259
“闽变”在狱中	274
该死的红丸犯	282
淫妻	288
铁门风味	294
赵大生	305

散 文

鬼的世界	311
峨嵋山上的景物	314

吃口岸	321
陶元庆及其绘画	323
铁门相见时的鲁迅先生	331
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	334
陶元庆的创作生活	339
在给鲁迅先生责骂的时候	343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	347

文 论

创作三步法	357
许钦文小传	424
许钦文主要著作书目	426

小 说

这一次的离故乡

“出门全利，不如家里。”

“人家的金窠银窠，不如自家的草窠。”我的母亲时时这样说。

从前她的父亲每年须往北京两趟，那时汽车尚未通行，汽船不时出险，旅行不如现在的安全，见人须拱起双手，举杯须画一圆圈，作客又不如现在的自然。适得幼时风狂雨大，雷电交作，兄弟姊妹聚在一室面面相觑的时候，她又要说：“你们真是幸福，父母都在一块。像我幼时，倘若你们的外祖父正在路上，碰着这种天气，哪怕是半夜三更，你们的外祖母也必定起来朝天祝祷，我帮她料理香烛，就是暑天，两腿也会颤抖的呢！”我虽然不时和她说：“现在不是那样了。”但人微言轻，哪里能够把她脑中根深蒂固的印象消掉。尝思取消她这种印象，我的外祖父或者有这种能力，无如早已旅行到非人间的世界去了。

十一年十月六日的后半夜，我醒过来，觉着气温比前半夜低了，照常的把被窝弄了点小，渐渐的暖和起来，很是甜蜜的样子。这时空气是静寂着，只有时钟不绝的发出滴搭滴搭的声音，我听着不知不觉的发生异样的感应，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想有事总得白天去做，黑夜应该睡觉的时候何必多想？我刚又将睡去，突然听着时钟打了四响，这响声与平时的截然不同，我吃了一惊，还没有从异样到完全平静的情绪，立刻变为兴奋的了。同时感激时钟，也很怨恨它，没有它响，我必又睡着，误过预定的事了，可是我这时不得不抛弃我暖和、甜蜜的被窝，也是它的响来促成的。

这时我似乎被一种极大的势力逼迫着，不得不坐将起来，可是一经坐起，不但上身觉着寒冷，无情的寒气侵入被窝，直攻大腿，打一个呵欠，全身颤抖一阵。腰背的酸痛也觉得了，只是觉着再钻进被窝是无上的幸福。我忽然无前提的感着——

“这时不应该起来，这里不应该离开。”

我就想用这瞬间所感着的取消预定的事，呵欠接连的起来，身子也跟着颤抖，好像是赞成这办法，并且促成决定。我昨天睡的太晚，事情也太多做了，无怪腰背要酸痛，今天又起的这样早，身体不就要病倒么？我似乎——实在应该赶快决心，一准用这瞬间所感着的取消预定的事罢。然而脑中又起个念头：“预定的事是经过三个月的考虑的。”我并非以经过时间的长短为标准，不承认一瞬间所感着的是不能打倒经过三个月思考预定的事的，我是没有却下这念头的方法，是顾不到这瞬间所感着的。

这种事情我早已畏恶了，因为一打铺盖，跟着就须消魂失魄。我的经验，为人做这种事情与为自己做是一样的。我做这种事情不知已经多少次，触景生感，旧事重忆，我这时的脑筋，真是忙碌极了。

为的是怕母亲听见，起来为我造饭，我打铺盖轻手轻脚的不敢作声。母亲只准我帮同她汲水，不准我烧火，有时我已经捏起烧火棒，她常赶来夺下，六妹也只得洗菜，八妹是更其无须说了。她说，儿子和年幼的女儿是不能做烧火这种事情的。她自己从未做惯这种事情，现在勉强的做去，不时要患头晕。唉，我自回家三个月以来，餐餐吃她造的饭，真的不安极了！她不肯让我做我脑筋中的儿子应该做的事情，我不能尽她脑筋中的儿子应尽的职分。她并不责备我，我委实够难受了。当被她夺下烧火棒的时候，竟能使我怀疑，我的解除婚约是做错了。我情愿在路上买点糕饼当早餐，不愿她起来为我造饭，增加我的难受。哪知道我打好

铺盖走下楼去，堂前早已点着明亮的灯，夹着水蒸气的烟一团一团的从厨房里溜出来，六妹、八妹也都起来了。就于我又睡着了，她们既然都已起来，总会来叫我的，反正总得做我预定的事，我似乎也无须感激时钟；可是她们的抛弃暖和、甜蜜的被窝，为的是什么呢？我口里却不由的这样说了：“怎么我一点也没有听见你们的声音？”母亲似乎无暇理会这问题，八妹叫我蹲下，两只小手就攀住我的头，小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轻轻的说：“阿娘说是你身体太累了，应该多睡一点，叫我们不要惊醒你，所以我们都是轻手轻脚的没有作声。”回忆我五六岁的时候，一刻不能离开母亲，一天不去，一天流涕。夜半如听见有狗吠或者风吹物响等声音，就必须用手去摸她，看她是否在我的身旁。因为觉着只是她能够唯一的绝对的爱我，尽心的保护我。现在，只有我能忍心的离开她，她对我；何尝改变了从前的态度！只要把我回复到五六岁时的情境，难道我会以三个月的思考来决心离开她！倘使时钟不响，我自己不起来，以我的经验推度，她一定不忍来叫我。五年前我从奉天回家的时候，她不是说，“一切都不要紧，只要你回到家里就好了”？固然她是安慰我，看她的神气，委实是很高兴的。她的为我造饭，无非是宁可预备罢了。惊醒我的时钟究竟是很可恨的！八妹小手触我面部的感觉，和她轻脆的声音，如果不再见她的面，这种残觉，恐怕是永久不会消灭的了。

这时六妹帮助母亲造饭，八妹恋恋的和我说——

“你去的北京，是否就是四姊读书的北京？——寒假、暑假，五姊、四哥都必回来，四姊为什么老是不回来的呢？”

“只有一个北京，我去的自然就是她读书的北京。因为那里路远，所以她不能常常回来。”

“我想路远也不难回来，譬如外婆家比进城远，我们往外婆家只要早点动身，晚点回来就得了。她一年、二年，四学期、五学期的

不曾回来，难道她把我们忘了，连早点动身，晚点来到也不愿意？”

“不，北京比外婆家实在远的很多很多，要远一千几百倍，就是有像几十个一百个外婆家那样远。”

“那末，也是走不到、摇不到的了？”

“这不打紧，因为有一样很好的东西可以坐，就是走的很快的火车。”

“那末，四姊为什么不坐这很好的走的很快的火车回来呢？”

“坐火车要化很多的钱的！”

“要化很多的钱才能坐它，我想这火车也不是好东西了。并且前几天阿娘想买一方肉给你吃，她说：‘阿松是喜欢吃肉的，他就要出门去了，应该给他吃点肉，可是一角小洋也没有。’后来只买了六个铜子的鱼，三尾小鲫鱼给你吃。我家现在没有钱可化，你怎能去坐要化很多的钱才得坐的火车呢？我已有十几个铜子积起来，就给你拿去罢。”她说完就走着要去拿钱了。

“呀，小妹妹！”我赶紧叫她回来说，“我已经有了免票，拿着这免票去坐火车就无须化钱了。”

“那末，四姊为什么不也去拿张免票坐着火车回来呢？”

“这种免票像她的女人是不能用的，并且很不容易拿到的。”

“这是什么缘故呢？”

“小妹妹，饶了我罢，这些话我不能回答你了！”

时钟又响了，为我挑行李的元贞司务也来了，东方的天已渐渐的从鲜红变为苍白，我就须离开她们了。下一次的钟声我不能再在这里听见了，或者我不能再在这里听见钟声了。

“今天天气倒很好！”我这样勉强的安慰母亲说。

“顺风！”母亲现着我看去是勉强装作的笑脸说。这两个字含着外祖父的历史，决非元贞司务之流所能了解的。

我离开她们约走了二十步，八妹追上来和我说：“我已大起来，

不要再玩泥人竹马这些东西了。和四姊也说一声，回来的时候，可将买玩具的铜钱给我买石板泥团！阿娘说的，女人十二岁为大人，再过四年，我就是大……”我刚出门，她就希望我回去。就是我再到故乡看见她们，我或四妹回到故乡的时候，恐怕石板泥团她又不适用了。人生无时不在改变，过一刹那就有一刹那的改变，这一刹那的我决非前一刹那的我，下一刹那的我又非这刹那的我；人生不别则已，一别就是永诀，因为下次再会，已不是别时的人生。不过小别不易觉着，而阔别之可悲，就在这里了。就是我得再到故乡看见她们，那时的她们难道还是今日的她们，那时的我，又必非今日的我；我们既然免不掉今日的永诀，将来另一人生的会面，今日又何必希望它！

当时视为当然，说来却很费解，为什么我和我的行李一上航船，我的故乡就背着我摇摇摆摆的移去，并且渐渐的收缩，终于连小黑块也不见了！

“民国时代真是两样了，”航船约行了半点钟的样子，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家，不自然的伸出长着一寸多长黄褐色指甲的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摸着他的鲇鱼须，摇了摇头开口说，“学堂更其无谓，不说别的，只要看太平楼的三奶奶，要是革命党不造反，就是她的丈夫不再考上去，她做个秀才娘子也够好了；现在呢，她的三个儿子，到东的学堂去毕业，到西的学堂去毕业，你看做了一些官没有？大的儿子更其不懂道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正当当给他订的媳妇，无缘无故的要他的父亲为他去解约，会有昏君的父亲真的为他去做，这也是民国时代才有的事情！好，现在三房媳妇一个也没有进门，连女儿也看她大阿哥的样，大了不要嫁人，只知道老远的自去读书……”所谓太平楼的三奶奶，不就是我的母亲？最不懂道理的大儿子，自然就是我了。这几年来我在故乡的时候，委实远不如我八九岁时作客外婆家时候的多，无怪全船

中的人们没有一个认识我，要“摆着和尚骂贼秃”。可是说话的老人家，我却还能认识他，他比十年以前的神气，不过额上的皱纹深了一点，眼球愈加凹进去就是了。人生少年时代最易变更，现在的我，的确为十年前的我大不相同了，他的不再认识我，并不仅是他记忆力太差的缘故，我若十年以后回到故乡，我的母亲大概仍然一见能认得，六妹八妹不免要模糊了。人生只有一个真正的母亲，就是我十年以后才能回到故乡，我的母亲仍然不难一见就认得，这一点亦可以安慰的了。不过我的母亲老了，父亲也老了，十年以后，不消说是六妹，就是像八妹的妹子，也是不会另有的了。我的恋人是我个人的恋人，父母为我代订的媳妇是渠们有关的媳妇，我卤莽的请求渠们为我解婚约，渠们爱我而俯从我的心愿，致使别人代渠们难受，我不肯多牺牲一个人家的女儿来装点父母的门面，这可算是我的不孝了。我的弟妹或者真的是受我的影响，我受谁的影响，我自己却不知道，那位老人家也没有提。

船又行了半个钟头的样子，一位瓜子脸的少年在船旁站将起来，一位坐在他同排的二十多岁的女子，似乎起初不知道他去做的事情，伸着头去看他，只看见她着忙的把她的头缩回来，嫩白的腮旁立刻红起来了。“不要在这里小便！”又是那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家，大声的止住瓜子脸的少年说：“你们年青人真的不懂事，这是赶水湖，开光的时候，洗菩萨眼睛用的水，要到这里来取去的，哪里可以在这里小便！”过了五分钟，船已摇出赶水湖，瓜子脸少年又站起来，水中东东的响，二十多岁的女子听着很不自然。我们的船是逆水而行的，瓜子脸少年的小便立刻流到赶水湖去了，不过那位老人家再也不去管那些事情了，原来“刻舟求剑”这种事情还通行于我的故乡，这不过是小焉者耳。

船过姑娘桥，就是“先生，落何行家？”和“轿要不？”这种嗓音来振动我的耳膜，不由得使我记起我十六岁时初次往杭州铁道学校

读书时的情形，也是经过这姑娘桥，就听见这种噪声，他们这样不绝的问，我觉得一句不回答是不应该的，可是自己却不会回答，也是不胜其回答。这时，对于这一点无非是这样想，譬如不听见就得了。我第一次往杭州的同伴一起有七个，都是旧同学。内有两个，一个也是我的堂兄，一个也是我的表弟。不久铁道学校就闹风潮，解散了，怎样起来，怎样解散，我现在已模糊，只记得将解散的时候，用名牌、桌椅和黑板把院子里的两口井都填满了，还有一首风潮歌许多人唱着——

“清明时节雨萧萧，铁路学校闹风潮，借问学生何处有？斋夫遥指拱宸桥。”

现在，我的堂兄和比我小一岁的我的表弟都在公署里当科长，暑假时我的堂兄亲口和我说：“我手下，就是用我的笔去断定，土匪强盗已经死了三千多了，要饭吃真是没有法子！”看他说完很是不快的样子，我就安慰他说：“这有什么要紧呢，只要用刑的时候不去看就是了。我虽然看见一只狗被人打就要代表同情，但是看到报纸上载的某处战争死了几万万，我一点儿也不起感应，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把‘千’字换个‘万’或者‘十’字，我听着反正是一样的。”其余的有在银行的，有在钱庄的，总之都给资本家管账。假使铁道学校不曾起风潮，没有解散，我们七个人现在都在交通事业上服务也未可知，有的做站长，有的管养路，有的整机器，关于我们七个人运命这样重要的风潮原因我怎么会把它忘掉？然而管理或者帮助，像做站长、段长等等的，搬运猪、牛、土匪等等，和给资本家管账，或者帮治理者杀人，这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七个人运命的改变，原来并不在这种职业名称的区别，我把那风潮的原因忘掉，实在也算不得一回事。

西兴岸头渐渐的，也是摇摇摆摆的，向我们的航船移近，终于和我们的船旁相接触，我就下船走过狭义的小沙漠。这也是当时

视为当然，说来却很费解的，引我渡钱江的小汽船，“呜”的一声以后，接着它和我坐的渡船的绳索忽然挺直，只听得它咕噜咕噜的叫，白沫不绝的喷在水中，不再向前移动，对岸的杭州岸头却渐渐的向我移近来了。

这好像是有无数头的一团乱丝，如果没有特别的嘴或者笔是不易说或者写出来的，它刻在我心中的条痕是很深的，反正不易忘掉，和别人又没有什么关系，实在没有勉强把它移到纸的条痕版上的必要。

三天以后的傍午，我已坐在北京五面纸糊窗的屋子里，起初主人对我很是客气，带着高兴的神气表示欢迎我，说：“我实在很喜欢常常看见你，你将到哪个衙门办公事呢？”我说：“我还没有找到事情，盼望你推荐我呢！”经我这一说，主人的神气立刻变了，不胜形容，只是觉着可怕极了。“你莫非连报纸也不看，那天的报上明明载着，黄坡对于乡亲只每人给一张车票，几块零用钱，叫他们立刻回乡去，免得流落京寓。他是已经做了大总统了，还只……”主人又劝戒我说：“所谓长安难居，这里维持不易，不如赶早设法回去罢？”我想，找不到事情，大不了得不到钱。没有钱，大不了买不得煤和米等等。没有煤和米等等，大不了做不出饭或面。不吃饭或面，大不了胃脏起变态，也是使神经不决。就是像刘戡山先生的固执，他成仁时遗下的纪念桌子，我看他指甲刻在桌面上的条痕也不过二三分深，这有什么大不了，主人的神气何必这样难看？我并不是因为有了主人的话稍萌回到故乡的念头。

原载 1923 年 1 月 26—27 日《晨报附刊》

传 染 病

我在乡间碰着的医生们，凡有病的人去请他们诊治，他们总是有种种理论，说的这病必要重起来。这等理论，自然也有成立的可能；因为一个人既然可以从无病到有病，当然也可以从轻病到重病。他们末后的几句，好像已经有了公式：

“这病是很重的，且看这药服后如何。”

推测他们的用意，大概是：病宁可说的重点，那么，好了，可以显手段的高妙；坏了，不难作为当然，可以不负“不效”、“医错”等责任。并且还可以迫出病家对他们的敬仰心。如果病真是有点重的，那么，他们就要换几句说：

“医生医病不医命，只要他的命数还有，这服药吃后一定能够见效的。”

若是患病的壮丁，他们的话又要加点了：

“这病要看你们的家运了。”

他们只知道说命数和家运，并且承认与医药是有关系的，却不会断定命数还有没有，家运是好不好，在智识幼稚的社会里，自然少有人怀疑他们医术的破绽，就是他们自己，也何尝以为可愧。

这次我的兄弟患传染病，幸而在北京的大都会，得由第一医院和传染病医院治愈。他是第一次到北京，并且到了还不过三天，好像预先已经知道，特地赶来医治的。如果真的有所谓命数和家运，那么，他的命数必定还有，我们的家运也是好的。不过从得病的日期计算，他得病的地点，就是不在北京，也是在快到北京的地方。